

新中式设计的书法新解

——方正丝路体的解构与重构

刘晴晴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摘要

新中式设计融合书法元素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以方正丝路体为研究对象, 基于维吾尔文字扁形斜面笔头控角书写范式, 探析其对书法元素的解构与重构路径。解构上剥离汉字书法毛笔、宣纸、经验等传统属性, 以角度控制替代力度变化、均匀线条取代水墨肌理, 提炼气韵生动审美内核; 同时拆解维吾尔文连写逻辑, 萃取控角技术、曲线韵律与特色字母形态。在此基础上完成三重重构: 形态融合汉字骨架与维吾尔文字技法, 构建跨民族笔画美学; 文化以汉文化为内核、民族文化为外延, 搭建多元对话媒介; 设计通过标准化模块化实现全场景适配。方正丝路体突破传统复刻与符号简化模式, 形成新中式跨文化书法表达新范式, 为传统元素现代精神转译、多民族文化从表层拼接走向深层共生融合, 提供重要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中式设计, 书法元素, 方正丝路体, 解构与重构, 跨文化融合

New Interpretation of Calligraphy in Neo-Chinese Desig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under Silk Road Font

Qingqing Liu

Art Institute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2, 2026; accepted: May 22,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alligraphic elements into neo-Chinese design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predic-

文章引用: 刘晴晴. 新中式设计的书法新解[J]. 国学, 2026, 14(3): 835-842.

DOI: 10.12677/cnc.2026.143117

aments. Taking Founder Silk Road Fo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aths of calligraphic elements based on the angle-controlled writing paradigm of the flat oblique nib in Uyghur script. In terms of deconstruction, it strips off the traditional attribut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such as writing brushes, rice paper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replaces force variation with angle control and ink texture with uniform lines, and refines the aesthetic core of “vivid spirit and rhyme”. Meanwhile, it disassembles the connected writing logic of Uyghur script, and extracts angle control technology, curve rhythm and characteristic letter forms. On this basis, a three-level reconstruction is completed: morphologically, it integrates the skelet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Uyghur writing techniques to construct cross-ethnic stroke aesthetics; culturally, it takes Han culture as the core and ethnic cultures as the extension to build a medium for multicultural dialogue; in terms of design, it achieves full-scenario adaptation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and modularization. Founder Silk Road Font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replication and symbol simplification, forms a new paradigm for cross-cultural calligraphic expression in neo-Chinese style, and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spiritual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ethnic cultures from superficial splicing to in-depth symbiotic integration.

Keywords

Neo-Chinese Design, Calligraphic Elements, Founder Silk Road Font,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ross-Cultural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设计本身是一种文化影响力[1]。新中式设计风格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把握中式风格的思想内涵，提炼中式设计元素，结合当下的材料与技术加以创新的一种设计风格[1]。书法是汉文化极具哲学底蕴与艺术张力的视觉符号，承载千年文脉与东方审美，是传统精神对接现代设计、实现传统美学现代转译的重要载体，也是新中式设计区别于其他东方风格的精神标识。它既传递道法自然、气韵生动的东方哲思，又凭笔画布局与墨色层次赋予设计独特节奏与艺术质感。

为了深入剖析方正丝路体在新中式设计语境下的创新机制，本文首先对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与阐释。本文提出的“新中式设计书法”，并非传统书法的简单数字化复刻，而是指在保留“气韵生动”审美内核的基础上，剥离毛笔、宣纸等特定物质依附，使其适配现代标准化生产的视觉表达体系。“跨民族笔画美学”则指打破汉字书法的单一文化边界，提取以维吾尔文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写体系中的曲线韵律与控角技术，将其有机融合于汉字骨架之中所形成的美学范式，旨在实现多民族文化符号的深层共生。“丝路体控角范式”特指该字体确立的可量化技术标准，即相对传统书法中以腕力提按为核心的“力度控制”而言，转而采用基于笔头切面与纸面夹角(30°~45°)的“角度控制”逻辑，为书法元素的参数化转译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如今新中式设计延伸至数字界面、公共标识等多元场景，书法应用却凸显两大困境：一是传统书法依托毛笔、水墨、宣纸的手工偶然性特质，和现代设计标准化、可复制化需求相悖；二是书法创作局限于汉文化范畴，在此背景下，方正丝路体以维吾尔文扁形斜面控角书写技术为核心，对汉字书法与维吾尔文字逻辑进行双维解构，再从形态、文化、适配性三重重构，打造出兼具汉字神韵、民族特色且适配

现代全场景设计需求的创新字体。

本文以“解构-重构”为理论框架，系统探讨方正丝路体对书法元素的创新性应用实践，这一实践为新中式设计开辟出跨文化融合的新路径，为传统元素向现代语境转化提供了可直接参考借鉴的方法论，对推动新中式设计在形态表达与文化内涵层面上实现双重跃升，具有重要价值。

2. 方正丝路体解构书法元素的双重维度

方正丝路体于2018年正式产品化，由设计师刘和存依托新疆地域文化底蕴创作，其前身是中国美院字体设计课程作业，曾获第八届“方正奖”排版类优秀奖，是丝路文化视域下跨文化字体设计、传统书法美学现代转译的典型代表。字体灵感源自维吾尔文扁笔书写笔法，在兼顾汉字识别度与排版适配性基础上，将少数民族文字笔法形态融入汉字规范书写；通过笔画留气口、调整转折收尾、强化笔画张力等设计，既保留维吾尔文化奔放灵动的气质，又恪守汉字书写逻辑，凝练了新疆丝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精神内涵。

解构主义设计并非随意的拆解，而是基于对事物内在结构的理性分析与重组[2]。方正丝路体的创新首先始于对汉字书法与维吾尔文字两种迥异书写体系的系统性结构过程，通过剥离二者附着于特定工具、载体与文化语境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中提取出可用于跨体系融合的“技术基因”与“审美内核”要素。

(一) 对汉字书法传统形态的解构

汉字书法的传统形态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且依赖于书写者“身体记忆”与笔墨纸砚“物质互动”的综合系统，方正丝路体的解构精准地作用于这一系统的技术范式与形态特征两个核心层面。

技术范式的转换体现为从“力度控制”到“角度控制”的转变。传统书法(见图1)的核心技术是中锋用笔，书写者通过手腕与手指的微妙发力，控制毛笔软毫完成提、按、顿、挫的动作，产生笔画粗细、方圆、藏露的无尽变化，这是典型的“力度控制型”范式，呈现效果与书写者的多年训练积累、实时身体状态乃至心境情绪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极强的“经验性”与“不可复制性”，这也是传统书法与现代设计冲突的根源。方正丝路体(见图2)引入了维吾尔文书写特有的“扁形斜面笔头控角书写”范式，在此范式下笔画粗细不再依赖于难以量化的“力度”，而是由笔头与纸面形成的精确“角度”来决定，这一角度通常控制在30°至45°之间，角度增大时笔画随之变粗，呈现出敦厚稳健的视觉感受，角度减小时笔画相应变细，流露出轻盈锐利的风格特质。这一技术转换将书法从一门依赖于个人修为、追求“心手双畅”的传统艺术，部分地转变为一套可描述、可量化、可复制的参数化系统，既打破了传统“唯中锋论”的技法崇拜，也让笔画形态摆脱了对个体经验的绝对依赖，为书法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标准化应用奠定了基石。



Figure 1.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style “Yong”
图1. 传统书法体“永”



Figure 2. Founder silk road body “Yong”
图 2. 方正丝路体“永”

形态特征的拆解体现为从“肌理依赖”到“线条抽象”的转变。传统书法的形态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水墨与宣纸碰撞产生的随机肌理效果，像枯笔呈现的苍劲质感、飞白营造的空灵意境、润墨展现的丰腴形态等(见图 3)，这些效果都是“毛笔 + 宣纸”的特定产物，一旦脱离该物质环境，其蕴含的艺术神韵便会大幅削弱。此外，传统书法注重“行气”营造的字与字之间笔断意连的视觉关联，形成独特的节奏感，这种特质在书法原生载体上完美自洽，但在需要模块化排版、信息层级清晰的现代平面设计场景中，却显得不合时宜。方正丝路体在形态处理上做了大胆取舍，舍弃了对水墨肌理的直接模仿，这是因为数字屏幕上模拟水墨晕染往往表现出肤浅的滤镜效果，而在金属材质上雕刻飞白纹理又会引发工艺上的难题与视觉上呈现出杂乱的问题，所以选择以均匀、光洁、连续的线条形态来重构所有笔画。这一处理并非艺术表现力的退步，而是面向现代多元应用场景的“抽象化”提升举措，它能确保字体在任何媒介载体中都能保持极高的视觉清晰度与形态一致性，从发光的 LED 屏到反光的陶瓷釉面，从巨幅的户外广告到微小的手机图标，各类场景都能完美适配。它还打破了“竖排优先、行气连贯”的传统章法桎梏，字体被明确设计为更适合横排阅读的形态，刻意弱化字与字之间的笔意牵连，强化每个单字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使其能够无缝嵌入现代设计的网格系统中，服从于版式设计的信息层级划分需求，从而有效解决了传统书法在现代排版系统中的适应性难题[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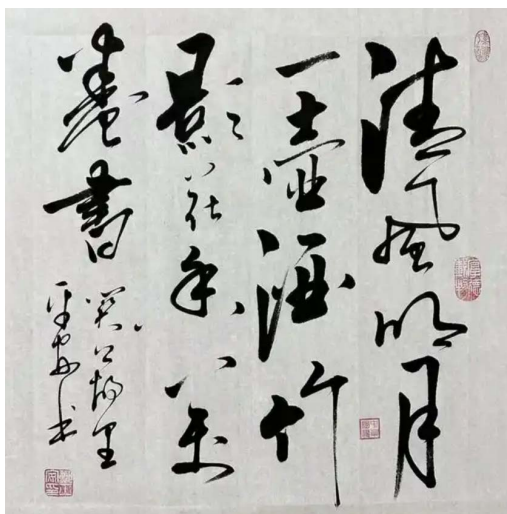


Figure 3.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图 3. 传统书法的形态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构并非对书法精神的抛弃，而是“剥离表象，直达内核”的审美萃取过程，其提取的核心审美内核正是“气韵生动”这一关键特质。方正丝路体通过精密控制笔画角度在书写过程中的连续变化来模拟毛笔运笔的节奏起伏与力度轻重感，比如书写一个“捺”画从起笔到收笔的过程中，笔画角度的平滑渐变仍能清晰传递出由重到轻、由慢到快的运动态势，因此即便没有水墨肌理的加持，字体本身的韵致依然完整留存。

(二) 对维吾尔文字笔画逻辑的解构

维吾尔文字与汉字的笔画逻辑差异显著，维吾尔文属于字母文字，而汉字属于象形文字[4]。方正丝路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试图将两种文字的字形进行生硬嫁接，而是深入到书写行为的底层去提取共通的技术逻辑。

核心技术的剥离与提纯。维吾尔文字用传统的竹笔或钢笔书写时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扁形斜面笔头”，书写时笔头自然保持向右的倾斜，通过手腕的转动连续调节这个倾斜角度，从而自然地形成以曲线为主、笔画间高度连写的流畅形态，整个文字串宛如一条起伏波动的丝带(见图4)。方正丝路体将这一系统中最为关键的控角技术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可移植的技术模块，同时果断舍弃维吾尔文字作为拼音文字的连写属性与特定的字母形态。



Figure 4. Uyghur characters

图4. 维吾尔文字

韵律逻辑的转化与移植。维吾尔文字的流畅感源于其大量使用的曲线以及这些曲线在角度控制下形成的连贯韵律，这种对流动感的追求与汉字书法中撇、捺、勾等笔画所强调的动态与舒展，在美学精神上是相通的。方正丝路体成功地将这种曲线韵律进行了逻辑转换，将其拆解为角度控制下的线性运动规律，并将其巧妙地转译到汉字的笔画系统之中。例如，“撇”画不再是传统书法中“侧锋峻落，中锋左下力行，末端出锋”的复杂过程，而是被简化为一个从大约45°起笔，平滑过渡到20°左右收笔的角度渐变过程，这模拟了维吾尔文字中某个弧形笔画的自然舒展；“折”画在转折处，常常采用一个约30°的锐角转折，替代了传统书法中或圆转或方折的处理，这样既保留了维吾尔文书笔特有的棱角感与力量感，又符合汉字对于“折画”需“劲健”的审美要求，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通过此次解构实践，维吾尔文字的书写智慧突破了民族文字的专属边界，被提炼为具备普适性的设计语法。该语法可用于强化汉字的视觉表现力，最终推动其完成从单一民族符号到跨文化技术基因的关键性质性跃迁。

3. 方正丝路体重构书法元素的三重路径

解构为重构开辟出实践空间，在成功提取汉字书法蕴含的气韵内核与维吾尔文字特有的控角基因后，方正丝路体开启了一项更为复杂的系统重组工程：将这些从原有书写体系中剥离出的核心元素置于一个全新且统一的设计框架内进行有机整合重组，从而诞生出兼具浓厚文化内涵与鲜明时代精神的字体新形态。

(一) 形态重构

这是重构最直观的层面，体现在笔画、结构与整体风格上，目标是创造一种既有文化辨识度又高度

适配现代视觉需求的新字体形态。

笔画层面的融合创新遵循“汉字骨架为体，民族技术为用”的核心逻辑。以汉字“中”为例，其最核心的竖画严格遵循汉字书写中垂直中正、骨力洞达的骨架规范，但在起笔处未采用毛笔传统的逆锋藏头技法，而是引入了维吾尔文扁形斜面笔头 45° 切入纸面的技术，形成带有轻微斜面的、干净利落的方头，收笔时角度缓缓减小至约 20° ，以圆润之态收束，这一笔画从上至下完美融合了汉字挺拔的内在风骨与民族笔法灵动的细节特征。再看“永”字的捺画，传统书法中磔笔特有的一波三折被巧妙地转化为角度的三段式变化：起笔阶段承上启下，角度较缓；行笔至中段，角度陡然增大，使笔画达到最粗状态，形成有力的视觉支撑；收笔时角度迅速减小，以尖锋形态收尾，这一处理既是对“蚕头燕尾”经典意象的现代化、几何化转译，又借助角度的精准控制，完整保留了捺画应有的磅礴气势，有效规避了纯几何线条易出现的呆板问题。

结构层面的平衡之道体现在“秩序中的动态”这一核心特质。在字形结构上，方正丝路体展现出高度的辩证思维，严格遵循汉字千百年积淀形成的间架结构规律，像重心平稳、穿插避让、比例协调等。以“国”字为例(见图5)，其外框与内部“玉”字的比例关系仍符合视觉感知层面上的黄金分割标准，确保字体具备稳定感与高识别性，这正是其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功能性”基础，又在整体字形上施加了一个微妙的 $2^\circ\sim 3^\circ$ 的右倾角度，这一倾斜设计是对维吾尔文字右倾书写动态的致敬与融合，既打破了汉字横平竖直带来的绝对静态感，又为整个字体注入前进的、流动的韵律，这种静中寓动的结构处理的恰好契合新中式设计所追求的传统意蕴与现代动感并存的美学理想。



Figure 5. Founder silk road body “Guo”
图 5. 方正丝路体“国”

风格层面的气质塑造聚焦于“刚柔并济，气韵新生”的核心定位。所有这些设计努力最终凝结为一种独特的整体风格特质，可以用“刚柔并济”来精准概括，其“刚”的特质源于扁形笔头书写技术带来的明确棱角与利落线条中蕴含的现代工业精确感与力量感，其“柔”的特质则体现在笔画角度连续变化所模拟出的节奏感与生命力，延续着书法气韵生动的精神内核。这一风格成功规避了两个设计极端，既没有传统书法在现代化应用中可能产生的柔靡无力问题，也远离了纯粹现代字体常有的机械冰冷的弊端，它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这为新中式设计构建了一种兼具刚健质感与深厚文脉底蕴的视觉语言[5]。

(二) 文化重构

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其本质是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视觉载体[2]。方正丝路体在重构过程中文化层面的融合具有最深刻的价值意义，它推动书法元素从单一的“文化符号”形态升华为能够有效促进“多元民族对话”的功能性视觉媒介。

方正丝路体的文化融合遵循中华文化为根基，各民族文化共生互融的创作逻辑。其中华文化根基依

托汉字方正方块结构，以规整严谨的字体间架与均衡稳定的视觉重心，承载中庸和谐、内敛沉稳的中华传统人文哲思，筑牢共同文化根基；各民族文化相融特质汲取西域少数民族文字书写艺术精髓，借鉴灵动舒展的书写态势、利落斜面起笔与婉转流畅的线条韵律，尽显丝路地域文化热情灵动、开放包容的精神气韵。以“丝”字为例，左侧“纟”提画走势轻盈飘逸，宛若丝绸迎风舞动，尽显灵动意趣；右侧笔画排布规整有序、衔接自然，暗合丝路传统编织工艺内涵。该字体深度融合中华文脉深厚底蕴与新疆各民族地域人文风情，打破文化表达边界，平等吸纳多元民族文化艺术特质，成为视觉设计领域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格局的优质视觉载体。

方正丝路体可精准适配各类跨文化设计场景。在具体设计实践中，该字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地域文旅品牌构建。在喀什古城改造的商铺标识设计中，传统楷体、宋体易与当地建筑及人文氛围违和，而方正丝路体既能依托规范汉字满足通用语言传播与信息识别需求，又凭借维吾尔文书写笔法契合本土视觉审美与文化心理，消解文化疏离感，提升设计认同感与地域归属感。

在公共文化空间导视。在文创与品牌视觉设计中，丝路体自带主题辨识度，字形本身即是丝路文化叙事载体：横画斜面暗含新疆地域风情与灵动气韵，竖画挺拔承载中原文化厚重底蕴，无需叠加沙漠、骆驼等具象符号，便可自然传递东西文明互鉴、古今文化交融的核心内涵，适配跨文化视觉传播需求。

（三）设计适配性重构

一款字体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在真实世界中广泛应用，方正丝路体通过构建强大的技术适配性，成功覆盖了新中式设计从虚拟到实体、从宏观到微观的几乎所有场景。

标准化与模块化是现代设计的核心基础。方正丝路体将控角书写转化为可量化标准：笔画粗细控制为 1:3，单字外框比例 1:1.2，关键笔画固定为 30°、45°、60°等规范角度。这套标准消解了传统书法风格随性、形态难统一的弊端，保障不同设计师、不同设计软件输出效果高度一致。同时字体模块化适配现代设计网格系统，字距、行高可精准调控，适配书籍排版、网页 UI 等多元版式。小至手机 12 像素界面显示仍笔画清晰、不粘连；放大至数米大型立体标识也结构稳定、不易失真，实现全尺寸、全场景的适配能力。

方正丝路体具备优异的多载体跨界适配能力，可实现从数字虚拟到实体物料的无缝应用。数字媒介中，匀净流畅的笔画边缘适配 RGB 色域与各类分辨率屏幕，规避了传统书法位图缩放易锯齿、模糊的问题。实体载体层面，利落笔画适配多元现代材质：雕刻石材时，笔画斜面与石材质感形成对比，增强视觉张力；蚀刻金属时，精准线条与金属光泽相融，尽显工艺质感。同时可跨界应用于丝绸、陶瓷、亚克力、碳纤维等物料，与不同材质相互映衬，呈现飘逸温润、简约大气的多元审美。方正丝路体充分印证，有文化底蕴的设计能够突破材质局限，在各类载体中焕发独特艺术生命力。

4. 方正丝路体对新中式设计的实践价值

实践价值总结

方正丝路体的创新价值已超出单一字体范畴，为新中式设计及文创领域提供多重借鉴。

设计范式上，它突破新中式书法应用仿古与现代割裂的二元困境，从技术逻辑重构书法元素，达成形散神聚的审美境界，形成可借鉴、可复用的设计方法。

文化融合上，它跳出民族文化表层符号拼贴模式，深入书写技术底层完成文化基因重构，提供了具象化的视觉实践范例[6]。

产业应用上，字体标准化适配现代设计产业链，可广泛用于文创、包装、品牌视觉、空间导视等规模化设计；其跨文化特质具备差异化优势，在民族文旅开发、国家形象传播与国际品牌输出等场景中，

拥有广阔市场应用前景。

5. 结语

方正丝路体对新中式设计书法元素的创新，本质是以跨民族融合为核心、以解构 - 重构为方法的设计实践。它剥离传统汉字书法对笔墨经验的依附，以角度控制替代力度变化、匀质线条替代水墨肌理；同时提纯维吾尔文书写核心技法，萃取控角范式、弱化拼音连写逻辑，实现两大书写体系的双重解构。继而从形态上融合汉字骨架与民族书写技法，文化上构建汉文化内核与民族文化外延的共生体系，设计上以标准化、多载体兼容实现全场景适配，最终打造出兼具汉字气韵、民族智慧与现代适配性的创新字体。

这一实践为新中式设计带来了启示，传统元素的现代化转化必须突破单一文化的封闭视野，主动寻求跨文化、跨技术的融合创新[7]。正如方正丝路体借维吾尔文书笔之力激活了汉字书法的现代基因，新中式设计对于纹样、色彩、器型、空间等其他传统元素的转化同样需要具备熔铸百家的胸怀与技术溯源的智慧，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重组与创新性发展；优秀的设计须在形态适配与文化深度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方正丝路体通过彻底的标准化征服了现代功能需求，通过精妙的参数化控制保留并转化了传统的气韵与精神，由此证明了功能性与文化性非但不矛盾，反而可以相得益彰，共同构成设计价值的坚实双翼。

字体设计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核心价值远不止于视觉美学的展现，更深刻地体现在其与生俱来所承载的文化传播使命上[8]。从宏观文化视角来看，方正丝路体的价值已超越普通字体本身，彰显了当代中国设计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应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应下沉至具体的地域品牌设计之中。它打破中式等同于汉式的固有认知，构建出包容多元的新中式设计内涵。凭借跨文化创意与技术融合，传统书法美学得以在现代设计中新生。对于新疆等边疆地区而言，这种基于“丝路体控角范式”的字体设计，为构建具有辨识度的地域文旅 IP、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视觉解决方案，也为中国设计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表达提供了优质范本。

参考文献

- [1] 陈瀚. “中和美”: 新中式设计风格的美学观照[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87-190.
- [2] 李少波, 张冷冷. 传统、技术、市场——当代汉字字体艺术的创新路径[J]. 美术观察, 2024(2): 23-25.
- [3] 杨艳芳. 重建数字字体设计的秩序[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5(1): 171-175.
- [4] 曹波, 张利桃. 简论维-汉语言接触及其语言规划问题[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41-43.
- [5] 尹小勇, 李进, 杨小明. 新时期以来字体设计的中国性管窥[J]. 艺术工作, 2024(6): 125-134.
- [6] 朱爱伦, 陈楠. 跨文化融合: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美国字体设计[J]. 艺术设计研究(中英文), 2025(1): 64-70+137.
- [7] 吴璐瑶. 佛山木版年画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 艺术大观, 2025(27): 10-12.
- [8] 杨茵.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字体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中的角色探讨[J]. 艺术与设计, 2024, 2(22): 150-152.